

引介六十年代歐、美草根社區組織運動：

潘淑滿
楊榮宗

——阿凌斯基、女性主義、及解放神學

雖然社區發展工作已在台灣推行三十餘年，但台灣的社區發展工作多停留在重量不重質的階段，其向下紮根的程度似嫌不足。近年來，政府大力鼓吹與宣導「社區意識」與「社區改造」等概念，這些名詞也幾乎人人朗朗上口。然而何謂「社區改造」呢？本文主要提供社區發展之另類思考，針對一九六〇年代興起於歐美之草根組織運動，淺談其歷史背景、理論概念模式、及相關之行動策略等。

壹、「草根組織」(Grass-roots Organizing) 之定義

何謂「草根組織」(Grass-roots organizing)？根據社會工作辭典的定義，「草根組織」是「透過社區組織策略的運用，以結合社區居民整體的力量，強化居民共識，經由此一社區整合的凝聚力用以改造社區生活品質，並解決社區現有之問題及滿足社區居民需求為最終目的」(Boyle, 1981; Rubin & Rubin, 1992)；

Social Work Encyclopedia, 1987)。

草根組織強調社區居民的自主(Local autonomy)，認為社區居民的自主是社區發展工作成功與否的關鍵，而專家或政府公權力的干預卻會阻礙社區自主意識，因而反對由上而下推行之社區改造運動。雖然草根運動是以改造社區、增進社區居民福祉為最終目標，卻主張以漸進的改革行動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Cohen, 1985)。草根組織運動者認為社區改造成功與否有賴於良好的溝通關係，強調在社區改造過程中，政府與居民不應該處於敵對的關係，而應該培養相輔相成的互動關係。經由社區改造運動，居民可以瞭解整合社區居民力量能影響政府的公共決策，增進政府對社區居民福祉的重視(Barker, 1991)。

貳、草根組織運動興起之背景

草根組織運動之緣起可溯自十九世紀末之英、美慈善性質之睦鄰運動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十九世紀之睦鄰運動有兩個特色：其一、強調社區居民之「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也就是居民有權參與決定社區發展之走向；其二、主張社區工作者必須住在當地社區並與居民生活，期能經由日常生活密切的互動，正確瞭解居民問題與掌握居民需求，並以社區活動中心為主要定點，結合社區的物力與人力以改善社區現況、增進社區福祉。睦鄰運動的興起注入「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可惜這一股勢力並沒有進一步形成明確的理念或行動策略，約至一九六〇年代的中期，歐、美國家之新社會運動 (New Social Movements) 才帶來較明確的社區組織概念與行動模式。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興起之草根組織運動深受「新左派」(the New Left) 之「市民主義」的影響。何謂「市民主義」呢？「市民主義」源自馬克斯的理念，認為無產階級的社會大眾應團結起來共同對抗資產階級 (Cohen, 1985)，唯有無產階級團結並形成共識之後，才能對政府形成壓力，要求參與與己身利益有關之公共決策過程，進而打破現有不平等的社會體制。

一九六〇年代興起之草根組織運動可說是百花怒放、百家爭鳴的局勢，其影響廣大深遠，當前許多社區改造運動仍深受其影響，如：非暴力運動、婦女運動、社區改造運動等。雖然一九六〇年代後之草根組織運動因其訴求不同而形成多樣化的局面，然而基本理念是共通的。基本上，所有的草根組織運動其主要目的無非是要喚

起居民共同意識及認同，使居民能關心社區問題及居民需求，經由社區集體意識的凝聚，表達自我意見 (self expression)，以影響政府公共政策決策過程。

一九六〇年代興起之草根組織運動，面對之難題包括：「誰才應該被納入社區改造運動？」、「社區工作者應採取何種行動策略來改善社區現況？」、「那些社區之人力及物力是可被用以改善社區問題及滿足居民需求？」當然不同的社區發展模式其理念會影響行動策略之運用，下列僅就三個主要的草根組織運動包括：Alinsky 的抗爭戰術論、女性主義、及解放神學等討論其基本概念、主張、及行動策略。

參、草根組織運動之理論模式

草根組織運動之基本概念深受新左派之「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之概念及「資源動員論」(Resources mobilization) 之行動策略影響。何謂「參與民主」呢？「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主張要改善社區生活品質、滿足社區需求則必須擴大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決策過程。如何結合社區居民共同力量呢？資源動員論 (Resources mobilization) 強調應先挖掘社區居民不滿的情緒，才能形成居民集體意識，而所謂社區工作者其主要目的即是催化社區居民集體意識形成。草根組織運動依據其訴求不同而修正「參與民主」及「資

源動員論」之概念與策略，進以形成自己獨特的理念及行動策略，以下僅介紹阿凌斯基、女性主義、及解放神學等社區改造運動之理論與行動策略。

一、阿凌斯基的抗爭戰術論 (Alinsky's theory)

阿凌斯基的軍事行動論偏重於實務，也因此種特色而增加界定之困難。阿凌斯基的社區改造理念較傾向於「資源動員論」及「新左派」的行動策略，然而阿凌斯基對社區問題之界定卻超越新左派的「經濟典範」(Economic paradigms)，認為社區居民應分為三種：「有」(the-haves)、「沒有」(the have-nots)、和「有一些、但是要更多些」(the have-a-little, want mores)，而後兩種類型之社區居民正是阿凌斯基所強調的弱勢團體 (powerlessness)，也是其所努力改善之目標。阿凌斯基希望透過社區改造運動能架起「有」財富及「沒有」財富者間之溝通橋樑 (Levine, 1973)。

阿凌斯基認為社區居民對抽象的理論沒有興趣，所以社區改造工作應以實務導向方能致勝。實務導向必須揚棄傳統馬克思所主張的階級衝突，轉而重視現階段社區居民面對之問題，才能吸引居民之關心與參與。阿凌斯基反對運用新左派的革命手段，主張運用抗爭戰術 (Militant tactics for directing collective action) 來達到改革目的。何謂「抗爭戰術論」呢？阿凌斯基認為社區改造行動必需先由短期易見成效之社區問題著手，以抗爭方式取得政府單位的配合，再由點至面逐漸擴大以達到社會整體改造的目的 (

Ackerman, 1977; Boyte, 1977; Boyte & Evens, 1984; Sanders, 1970)。

阿凌斯基認為唯有透過短期可行並易有顯著成效之社區問題著手，可強化居民信心並吸引更多居民共同參與，因而社區改造運動應視社區特性、需求、與問題而有所差別，當然社區改造成功與否深受動員力量及募款能力影響。那麼應動員多少居民共同參與才是成功的社區改造運動呢？阿凌斯基反對「參與民主」之全體社區居民共同參與之概念，認為全民參與往往因人數眾多而導致凝聚集體意識之困難，而且往往因人數過多導致在決策過程意見紛歧，效率不彰。為了增進社區組織的行動效率，阿凌斯基主張社區改造應由少數社區精英份子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決策過程即可，並主張結合相關之機構如：教會、基金會、利益團體等，以穩固社區組織財源。雖然阿凌斯基的抗爭戰術模式已被廣泛運用於美國社區工作，然而許多學者對阿凌斯基之軍事行動模式，特別是其所主張的「精英參與」及以「教會」為中心並結合利益團體的做法多採保留態度 (Fisher, 1984; Karger, 1983)。

二、女性主義 (Feminism)

婦女運動為一九六〇年代興起之草根組織運動注入另類思考。婦運者是透過參與社會改造過程中，逐漸意識到社區改造理論之盲點與限制。婦運者發現婦女之弱勢地位及其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之種種困境往往為社區改造運動者所忽略 (Abramvitz, 1988; Leonard, 1990)，而這些限制與盲點乃是源自資本主義社會以男

性為中心之父權體制。

女性主義主張放棄傳統之社區改造方式，主張社區改造應結合不同階級、種族等婦女的力量，並探討婦女處境及其困境。女性主義所關心之議題集中於性別差別待遇之社會結構、解放被壓迫之婦女、以增進兩性平等 (Burns, 1990; Evans, 1989; Rivera & Erlich, 1992)。簡言之，女性主義所從事之社區改造運動乃是以女性受壓迫之經驗為出發點，企圖結合不同階級及種族婦女之力量以增進兩性平等為原則。

女性主義社區改造運動者採用何種行動策略來達到此一目標呢？女性主義者亦反對全民參與 (citizen participation) 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主張「最大參與」(maximal participation)。何謂「最大參與」呢？基於現實考量全民式的參與幾乎不可行的，而阿凌斯基所主張之「精英參與」(elite participation) 卻往往形成只有強勢者才能參與，而弱勢團體如：少數族群、低收入者、及婦女等意見與需求卻會被忽略與犧牲，所以女性主義社區改造運動者提出「最大參與」(maximal participation) 的口號，認為唯有包括不同族群、階級、年齡、教育、意識型態、及性別等多樣化群體，才能讓所有弱勢團體參與公共事務、表達意見與需求。

社區改造應由何處著手呢？女性主義社區改造運動者認為兩性地位的不平等主要是源自家庭角色分工的不平等 (Burns, 1990)，所以社區改造應由下而上 (bottom-up)，也就是由改變家庭角色分工著手，進而改變婦女在社會中之地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改善

婦女所受之不平等待遇。

三、解放神學 (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學」是一九六〇年代興起的社會改造運動中之第三股勢力。解放神學的靈魂人物是秘魯神學家古提雷茲 (Gustavo Gutierrez)，古氏的「解放」意即針對「發展」而來 (王崇堯, 一九九二)。六十年代後之拉美社會，雖然接受已開發國家的援助而邁入開發中國家，但拉美政治、經濟情況也從此更加深對已開發國家的依賴。在這倚賴關係中，未開發國家往往被已開發國家的剝削，結果是已開發國家享受奢華，而未開發國家的人民卻更加貧窮，因此古氏強調拉美社會應以「解放」來取代「發展」。

古氏的解放神學觀點雖深受馬克斯主義的影響，然其對拉美社會問題形成因素之詮釋卻超越馬克斯的經濟典範。古氏主張社區改造應考慮社區之差異，才能真正落實伸張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的目的。這種考量當地風俗習慣差異而做修正社區改造行動之文化觀點深深影響解放神學之實踐。古氏認為因各國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不同，所以不應該將西方社會所主張之「社會平等」(Human equality) 理念移植於拉美社會 (Boff & Boff, 1986; Moylan, 1991)。有別於西方先進國家，拉美社會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懸殊，換言之，貧窮是拉美社會最大問題，而窮人是拉美社會受壓抑的一群人。

依據古氏的觀察，在拉美社會中與窮人關係最密切的機構為「教會」，然而教會保守的態度也最讓古氏痛心。在拉美社會中，教

會往往和既得利益者站在同一陣線上，聯合地主共同來打壓企圖反抗體制的窮人。古氏認為教會應強調靈性修養與關懷被壓迫兩者並重，無論把耶穌誇張為革命領袖、或心靈的主人，都不是福音真正的意涵。所以教會應將教會資源及設備提供社區窮人使用，聚集居民共同討論如何改善社區生活現況，並逼政府改善社區現況、滿足居民需求。

古氏的積極作為的確影響六十年代拉美國家天主教統治階級之保守作風，有許多團契、神職人員、或信徒逐漸揚棄其階級身分，積極投入社區改造運動。根據古氏的觀察，拉美的窮人之所以會被排擠在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之外，是因為他們缺乏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動機及技巧 (Berton, 1989; Midgley et al., 1991)。所以主張教會神職人員應走出教會的象牙塔、放下階級身分、接近社區居民、瞭解社區居民的問題與需求 (Midgley & Sanzenbach, 1991; Sigmund, 1990)，透過實際行動來教育居民，使居民懂得如何參與公共事務決策過程，達到社區改造的目的。雖然解放神學對階級權力關係提供很清楚的詮釋，但其文化差異論及缺乏明確的行動策略卻也限制其推廣與運用。

肆、結論

在當前社區改造運動的聲浪中，提供另類的思考方式有其必要。雖然一九六〇年代興起之草根組織運動均強調由下往上之民主參與

改革方式，然而路線不同、訴求有異等，形成多樣化發展之面貌。本文企圖釐清一九六〇年代興起之草根組織運動之路線、理念，及相關行動策略，以提供從事社區改造工作者之參考。

(本文作者：潘淑滿現任高雄醫學院醫社系講師；楊榮宗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參考文獻

- 王崇堯 解放神學與馬克斯主義 基督教社會思想叢書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一年
- 蘇景輝 社區工作：理論與實務 巨流圖書公司 台北 民國八十五年
- Abramovitz, M. (1988). *Regulating the lives of wome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Ackerman, F. (1973). The melting snowball: Limits of the "new populism" in practice. *Socialist Revolution*, 7 (5): 113-28.
- Barker, R. L. (1991). *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 Maryland: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 Berton, M. (1989). Liberation theology, group work, and the right of the poor and oppress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12 (3): 5-18.

- Boff, L., & Boff, C. (1986). Liberation theology: From confrontation to dialogu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Boyte, H. C. (1984). Community is possible: repairing American's roots. New York: Harpe & Row Publishers.
- Boyte, H. C. (1981). Community organizing in the 1970s: seeds of democratic revolt. In Fisher, R., & Ramanofshy, P. Community organization for urban social change. Greenwood Press.
- Boyte, H. C. (1977). After the snow melts. Socialist revolution, 7 (5): 125-8.
- Boyte, H. C., & Evens, S. M. (1984). Strategies in search of America: Cultural radicalism, populism, and democratic culture. Socialist Review, 14 (3-4): 73-91.
- Burns, S. (1990).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1960s: Searching for democracy. Wayne Publishers.
- Cohen, J. L.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 (4): 663-716.
- Evans, S. M. (1987). The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work. F. E. Peacock Publishers, Inc.
- Fisher, R. (1984). Let the people decide: Neighborhood organizing in America. Wayne Publishers.
- Larger, H. J., & Reitmeir, M. A. (1983). Community organization for the 1980's: Toward developing a new skills base within a political framework.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7 (2): 50-62.
- Leonard, P. (1990). Contesting the welfare state in a Neoconservative era: Dilemmas for the left. 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1 (1): 11-26.
- Levine, C. F. (1973). Understanding Alinsky: Conversative wine in radical bottl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7 (2): 279-84.
- Midgley, J., & Sanzenbach, P. (1991). The religious right's challenge to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2 (1): 1-13.
- Moylan, T. (1991-2). Renunciation/annunciation: The radical methodology of liberation theology. Cultural Critique, 20: 33-64.
- River, F. G., & Erlich, J. L. (1992). Community organizing in a diverse society. Allyn and Bacon.
- Rubin, H. J., & Rubin, I. S. (1992).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 Sanders, M. K. (1970). The professional radical: Conversations with Saul Alinsky.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 Sigmund, P. E. (1990). Rethinking empowerment. 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1 (1): 27-40.